

詩

經

剖

疑

詩經割疑卷之五

鄘

說見上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鬢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儀叶牛何反

鬢音韻髮垂貌兩髦夾冑即所云髻也子髮初長父母為之飾者共伯蚤死故有兩髦之飾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鬢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儀訓表夫者婦之表也特訓獨夫婦不二適也

詩傳衛世子餘未立而卒按謂之未立則釐侯尚存也禮玉藻云親沒不髦則髦者為男子已冠未冠之通飾蓋已冠則髦當在冠內未冠則拂髦而總之為角也親在固不忍忘親之手澤親沒始去之也愚按親在則不敢自居于成人之列故但如童子之飾而已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其志故共姜作此以自誓是必姜猶未嫁故以汎上柏舟在彼中河為言蓋自齊適衛必渡河而始至也其不系齊風而系之衛者所以成其為衛志也兩髦我儀皆

指其夫而言觀其母之不諒則共姜之尚未嫁可知觀共姜之未嫁則世子之為蚤死可知言母而不及父者疑時獨母在或非父意也呼母而曰天悲憾之至也慝邪也不二為貞再醮為慝許賡夫曰衛武公金玉君子也學幾乎聖矣詩淇澳屢詠之而柰何史遷之採野乘而誣捏夫大賢也史記衛世家釐侯卒弟和攻餘餘自殺衛人諡共侯立和曰武公故讀柏舟詩則公之誣不辯而自明矣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

言之醜也

埽叶獲后反即掃字
冓音垢道叶徒厚反

茨蒺藜也中冓閭內隱奧之處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

言之長也

襄除也詳詳言也言之長者不欲言而但託以

語長難竟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

言之辱也

束束而去之也讀誦言之也

序云衛人刺其上也註以衛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于宣姜衛人疾之而不能去譬如蒺藜之生于側欲掃去之恐其傷垣也傳云三叔葺周公廟人風之賦牆有茨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珈叶居何反
宜叶牛何反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鬢髮如雲不屑髡也王之瑱也象之栉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

也

翟叶去聲髡音第瑱吐殿反栉勅帝反
且音疽皙音錫叶征側反

璣兮璣兮其之展也蒙彼縞絺是繼祥也子之清

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媛音院叶于權反

序云刺衛夫人也或指宣姜首章言衛君服飾

之盛二章言夫人三章則舉賢媛以規正之君

子即指衛君夫人事之以偕老者而其冠服有

六珈以副橫筭之上筭橫筭也珈筭飾也筭以

簪冠防其失墜珈如旒下垂以玉為之六指

其數也且其容止委佗雍容而自得焉又如山

如河圖象于是服者罔所不宜山河即天子山

龍之服衛君僭用之也而柰之子之不淑何哉

之子指衛夫人言其乏內助也然而夫人之容貌亦未嘗不美也但過于鮮麗耳故言乎玼兮其飾玉而加之于翟服之五采也黑髮如雲多而且美不屑于加髻也又玉之塞耳也象之剔髮也廣眉而白皙也見者以為非世間人而詫之曰胡然而天胡然而帝也若此者雖夫人自以為美或衛君亦感其美然終非偕老之所貴也乃有不用玉而用石者瓊石工之所為也不用翟而用展者展衣之純素也又加縞締于展衣之上若繼而裨之不令其露見也又子之清

揚者而彼亦未嘗不着于顏面也但人見之者
不以為天帝而以為邦君之賢助矣媛助也展
即素也雖蒙以縞締蓋因表而窺其裏猶之因
貌而知其德也為夫人者可以法矣清雖屬目
揚雖屬眉然亦當合而言之也掃以摘髮髻以
益髮縹締絲與葛兼用之也

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爰采唐矣沫之卿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
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中叶諸良反
宮叶屈王反

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

桑中安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上叶良平
反

爰采葑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
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唐即唐棣麥麥門冬藥草也葑即葑菲今之蔓
青此皆好字眼非淫奔之譬也爰采期送亦自
雍容有禮非淫奔之狀也蓋姜庸弋皆男子以
姓為氏者沫即書傳之妹邦指衛而言桑中上
宮又衛中之地名按郡國志濮陽縣有顛頊冢
桑中在其中通典云衛州衛縣有上宮臺淇淇
水也此必朋友之昔嘗聚會于彼地而別後思

之者傳曰公室無禮衛人刺之賦采唐亦與此指合

桑中三章章七句

鵲之奔奔鵲之疆疆人之無良我以為兄

叶虛良反

鵲之疆疆鵲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奔叶逋珉反

衛宣姜與公子頑非匹耦而相從也衛人刺之

曰鵲與鵲其為奔也然疆也然居有常匹飛則

相隨矣若頑者無良之人反鵲鵲之不若也我

以為兄又以為君何耶兄者頑乃惠公之族兄

也君有主之也義是其尊卑之倒置也刺宣姜

亦所以刺惠公也猶春秋之責魯僖公也

鷄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

桑卜云其吉終然允臧

虛叶起呂反
京叶居良反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騶牝三千

田叶徒困反

定北方之宿營室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于是時可以營建宮室故謂之營室楚宮

楚丘之宮也日豎圭而測影也榛栗成實之時
可供籩豆椅桐梓漆皆中琴瑟之材衛為狄所
滅文公建都楚丘國人悅之而作詩曰凡營構
者取法于日星茲當孟冬之月定星昏而正中
可以作宮矣揆度乎日中與出入之影以定東
西南北之位可以作室矣于是樹之榛與栗焉
他日將以之供籩實祭祀之用又樹乎椅桐梓
漆之四木他日可因而伐為琴瑟也夫祭祀以
通神明琴瑟以導和氣皆有國之所必資也而
今苟不豫圖之其可乎又升彼四虛之處而望

此楚宮且及旁邑之堂與高丘之京復隆而有
宜蠶之桑吾歷觀之以察其土宜然後卜之而
吉果獲其善矣民有寧宇衣食之務可興矣當
三春靈雨之時晨起命駕亟往于桑田而勞勸
之且不但訓其人以忠信而且望其畜之蕃殖
故匪直其人秉心塞淵而田馬之出車者亦以
三千計馬塞固也淵深也皆浮薄之反而忠信
之類也傳云文公務材訓農敬教勸學元年革
車三十乘季年三百乘此亦大畧可見馬七尺
曰駮埤雅田事用駮駮由馬也駮牝三千則其

牡者可知矣蓋嘗論之十月營室不奪農時也
種木十年然後用之貴有儲備而不近功也升
虛而望以屏蔽也宜桑宜田以重本也靈雨既
降勿失時也戴星而往無暇逸也教之塞淵先
王造士必于農業也駉牝三千問國之富數馬
以對也詩言歷有次第如此 詩傳屬之魯風
即僖公二年正月城楚丘若是俟攷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蠶蛛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朝濟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叶滿彼反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蝮蝮虹也陽迫陰而成夕陽照之則在東朝陽照之則在西然夕虹多而朝虹少故从東蓋言蝮蝮在東人尚以陰陽淫氣而不敢指况女子有行當遠其父母兄弟豈可不俟昏期而冒然行之者乎又言虹早見之時則雨不終朝而止矣女子有行遠其兄弟父母乃顧駸止不止何也乃如之人但知男女之欲以昏姻為念而不能自守其貞信之節失其天理之正者也玩懷昏姻句似男女原許為昏或以六禮不備其夫

迫之為女子者竟不告父母兄弟而私奔以從夫耳昏夕禮也蝮蝮在東則未夕矣况在西乎周禮仲春察男女令各從所欲雖奔不禁然以理揆之似必其夫家之不能備六禮或其母家之不能備粧奩而男女又過時故許之稍從省便而嫁耳非男迫而女從之者也傳云衛靈公召子都于宋國人譏之賦蝮蝮

蝮蝮三章章四句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序曰衛文公能正其群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者夫鼠至小而可賤惡之物也視之尚有皮馬有齒馬有體馬而人之無禮儀容止者反鼠之不若矣縱不死亦何為哉蓋無皮無齒無體則不成其為鼠苟無禮儀容止亦不成其為人矣 傳云叔處不義鄰人刺之賦相鼠叔指蔡叔而言

相鼠三章章四句

牙牙于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

子何以畀之

郊叶高
紕音避

子七特出之貌四匹為乘言車乘者皆用四馬也四而五六者極言其盛也漢制太守四馬加秩中二千乃孟右驂曰五馬

子于干旗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子音與

子于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告音谷

序云美好善也詩傳以衛武公好賢樂善國人美之賦于旄于旌者以旄牛尾注于旗干之首

而建之車後也紕組皆縫祝屬也鳥隼曰旟旌
首曰旌亦皆折羽而為之也繹其本文干首用
羽毛以為飾而所以縫係之者則用素絲也素
絲良馬雖云儀從其實亦喻大夫之德也四而
五六者數之有加也欲致謁于賢者非以侈車
徒實以明盛典也彼姝者子猶云彼美之人也
畀予告全義序謂衛文公臣子多好善故賢者
樂告之以善道攷春秋傳伐齊之喪而滅邢之
國皆文公也伐喪曰不義滅同姓曰不仁能下
賢而受教者未必有此故從傳為優

干旄三章章六句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
涉我心則憂

漕叶徂侯反

大夫指衛臣子草行曰跋水行曰涉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
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闕

陟彼阿丘言采其蘋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
之衆釋且狂

行叶戶郎反

我行其野芄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
子無我有芻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尤叶于其反

序云許穆公夫人作也衛亡而夫人思徃唁之
其曰載馳載驅言至于漕皆設詞猶云微我無
酒以遨以遊者也夫人欲歸親唁其兄而不可
得雖大夫代之行馳驅徃返而不足以解其憂
跋涉固閔大夫之勞而實悼已之不得親徃也
夫既不以我躬徃為善則我不能反于衛而濟
乎漕矣然我豈視爾之不我臧也而遂輟其所
思而中心不懷悶乎偏高曰阿丘燕貝母主療
鬱結者善懷多憂行道也言其或升高以舒憂
想之情或采燕以療鬱結之疾予女子雖多懷

思亦各有道存焉而許國之人以我為過若降而且狂者我心不滋戚乎又我行其野而麥已危^匕然威矣衛之君民不知其有聊生否其所以控于大邦者又未知其將何所因而何所至乎大夫君子勿尤乎我雖爾為我凡百揆度不如令我得躬往而唁之之為愈也詩故曰始之欲往發乎情也終于不敢止乎禮義也宗國顛覆而不知恤有人心者宜不若是怱然而義有重于亡者獨且柰之何哉宜其思之切也味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句雖女子而知霸略之不張

矣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

詩經剖疑卷之六

閩中後學曹學佺謹撰

衛風

說亦見上

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倚音豎叶於何反
諼叶况遠反

瞻彼淇澳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
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瞻彼淇澳綠竹如簧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
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較音角

爾雅厓內為隩外為隈李巡註曰隩厓內近水者也淇上固多竹然綠竹有作二名解者如傳所云綠王芻竹篇蓄是也惟陸機疏云綠竹草名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今淇水旁多生此草其葉澀礪可以洗擾笏及盤枕利于刀錯俗呼為木賊彼土人謂此為綠竹按此則是切磋琢磨之所資也詩人未有無故而起興者且始而猗也既而青也又既而如簧一層深一層惟視草則然若竹斯一望而見之豈必再三審諦哉有斐即猗也全篇重美在其中意如綠

竹之生厓內而人不能驟觀其如篔之精緻也
切磋琢磨所以求其美金錫圭璧德已造于純
瑟僞在內威儀著外充耳以質會弁以文倚較
似張善謔似弛要雖其德內外之合一質文之
交用張弛之互見然畢竟含蓄收斂處多美在
其中即欲以言語宣之于外而不能也謏與諠
俱屬言非訓忘字玩終字可見 切者兩刀相
截磋者以石相差皆治骨角之事琢者玉見水
貌磨者剛柔相磨皆治玉石之事瑟者聲之藏
于密僞者形之主于中為矜莊而嚴密也赫者

言絲得月
形之見于外喧者聲之越于表為威儀而宣著也終不可諠即與喧字一義亦相應克耳所以塞聰秀瑩美石似玉者言其質朴且安臣下之分也弁所以束髮如兩手相合拊時故曰會弁如星者弁中之飾也儀禮註云弁名出于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然槃利用錯石利用磨則亦切磋琢磨之所成矣倚較主形善譎主聲亦與瑟憇赫喧相應詩人一字一物不苟用如此序云美武公之德也

淇奧三章章九句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音宣

考槃在阿碩人之邁獨寐寤歌永矢弗邁

音邁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音谷

山夾水曰澗考叩也槃器名叩之以節歌如鼓

盆拊缶為樂也舊作考成槃桓似欠直截賢者

遇事叩之于澗阿其寬廣自得如此雖寤寐獨

言心口相語之際曰終其身于此而弗渝忘也

軸者盤桓不行之意弗告者言不以此樂告人

也總是優游忘世隱者氣味序云刺衛莊公也

以不能繼先公之業俾賢者退而窮處也傳以

為三叔監殷將與為亂邠之君子不仕亂邦賦
此子曰于考槃見遯世而無悶則通序傳之指
皆然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其頰衣錦褰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
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士昏禮云女登車姆為加景乃驅景即裝也以
布為之青紅二色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蛸齒如瓠犀螓首蛾
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盼叶匹見反

碩人教匕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憤鑣匕翟茀以

朝大夫風退無使君勞

說音稅郊叶高鑣音標朝叶直豪反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眾濊匕鱣鮪發匕葭茨揭

揭庶姜孽匕庶士有暵

活音括莢音覽

碩人指莊姜也頎秀長出衆貌錦文衣也褰禕衣也錦衣夫人來嫁在途之服惡其太著故尚以褰東宮太子所居之宮齊太子得臣也繫太子言之者明與同母言所生之貴也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邢侯譚侯皆莊姜姊妹之夫互言之也諸侯之女嫁于諸

侯則尊同故歷言之莊姜事見邶風綠衣等篇
此章言其親屬之盛次言其容貌之美又次言
其初至齊郊而朝于君末叙衛郊之景物即初
至時所見也茅之始生曰萋言柔也凝脂脂寒
而凝者領頸也蝤蛸木虫之長者瓠犀瓠中之
子比次而整齊也四句皆含白義螻似蟬而小
其額廣而方正蛾蠶蛾也其眉細而長曲倩口
輔之美也眇黑白分明也敖安閒貌說舍也農
郊近郊也四牡車之四馬驕壯貌幘馬頭飾即
繁纓之類人君以朱為之鑣也盛也翟翟車也

夫人以翟羽飾車第蔽也婦人之車前後設蔽
蓋初至郊時必有館舍夫人未與君相見故但
乘車以朝而大夫想亦必朝之以申慶賀之意
但國君親迎至郊禮節頗繁道路亦遠故勿過
勞之而語以大夫之風退也河衛郊之水洋上
威大貌活上流貌施設也罟魚罟也濺上罟入
水聲也鱣魚似龍黃色鮪似鱣而小青黑色發
發威貌莢藪也亦謂之荻揭上長也庶姜謂姪
婦孽上威飾也庶士謂媵臣媾武貌蓋非郊外
則不能見河水及水中之魚與水濱之草而必

以庶姜庶士言者夫人在翟車之內未必見而
從嫁之人見之也而今之山川景物豈有異哉
但人情不能如初耳而碩人不得其所之意隱
然在于言外矣

碩人四章章七句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
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
為期

謀叶謨悲反丘叶祛奇反
媒亦謨悲反

乘彼境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
既見復關再笑再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

賄遷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

說也

甚叶知反
耽叶持林反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隕于林反行叶見上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

悼矣

朝叶直豪反
笑叶音澡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
宴言笑晏匕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
焉哉

此詩非淫奔也似女子原已許嫁于其夫而六
禮未備時節未到男子欲苟合之而女子不屑
與就故為是言曰氓之蚩蚩然抱布與絲而來
貿易矣然其意非為貿絲也寔欲就我而謀為
昏姻之事耳其如非時何復為之設詞曰吾寧
送子涉淇而至于頓丘之遠匪我自過其期盖
子無良媒以為之通也請子無怒秋以為期可

乎但言失時而不及禮者女子不可言禮之不
備而但謂時之非宜也下文則已嫁之後而其
夫始貧終富而棄其婦者故有敗垣之乘復關
之望未見而泣涕既見而笑言也然爾之棄我
者豈因卜筮有所凶咎而然不過昔者以爾車
來而憾我之不肯苟就今者家累殷實而我以
賄遷耳即富易妻之謂也桑之始生其葉沃若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皆棄婦之自喻也吁嗟鳩
兮無食桑甚即母逝我梁母發我苟之意吁嗟
女兮無與士耽即前車覆後車誠之謂自我徂

爾三歲食貧雖淇水漸裳而不以為苦雖夙興夜寐而不以為勞而孰知其既遂既富而即二三其德無所底極以我賄遷者乎於是而兄弟見咲靜思自悼皆有所不免耳未又念其初相配時總角宴笑及爾偕老而老反使我怨也昔之信誓猶旦也然所謂言猶在耳也誓非難而反為難反即言可復之之意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吾末如之何也已矣玩總角二字畢竟是未及時者始則迫之而不就既則以車來迎而就之也傳曰女歸非禮哀而見棄與此指合

氓六章章十句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右羽
執反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乃可
反

淇水漉漉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淇水多竹故有竹竿之興有竿則可釣非衛女

之思釣于淇而嘆其遠莫致之也園邑有遷而

山川無遷百泉在衛西北是在右也淇水在衛

西南是在左也今右者反左而左者反右豈水

有變遷乎亦國邑之遷徙耳巧笑者笑之自然

也巧笑而曰瑳是有磨礪椎鑿之勞而巧笑非
真矣佩玉者以有所事也佩玉而曰儺但為鬼
神嬉戲之具而佩玉無所用之矣女子有行而
遠其父母兄弟也其病一至此乎夫淇水之上
有舟楫焉安得使我出遊以寫憂也傳曰宋桓
姬之媵和其小君之賦賦竹竿以其詞氣稍緩
于泉水載馳等篇云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蘭之支童子佩鴈雖則佩鴈能不我知容兮詒
兮垂帶悸兮

芄蘭之葉童子佩鞶雖則佩鞶能不我甲容兮遂
兮垂帶悸兮鞶音攝

序云刺惠公也此必衛亡而歸咎所任之非入
者童子無知而易折之物故曰能不我知而不
我甲也蘭支似鴈蘭葉似鞶然而非真可佩者
也佩之則其容雖若遂而實悸矣其不足恃也
如此禮童子不垂帶走則擁之有事則收今且
居然效成人之垂帶寧免于慚蓋童子不自悸
而詩人見為可悸也故曰垂帶悸兮

芄蘭二章章六句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望叶武方反

誰謂河廣曾不容刁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此非宋桓夫入之思衛也當與末篇木瓜參看
蓋衛人入齊不納敗于熒澤宵濟而宋桓公逆
諸河故引河廣以起興言河至廣而可杭宋至
遠而可望以見齊雖近而不能救也春秋義例
救不容緩曾不崇朝正所以救之也然則衛之
亡而復存者宋為首功矣

河廣二章章四句

伯兮揭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

殳音殊為去聲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果古老反

馬得諶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痠

音妹

左傳周襄王十六年衛文公二十四年也鄭入

滑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伯怨王之與衛滑

而執王使冬天王出居于鄭王使來告難而後

納王王出居時衛實先之故曰伯也執爰為王

前驅竭言往也桀者武勇出眾為一國之魁也

此勉其夫以勤王之義雖蓬首垢面疾痛交煎

而願言以所甘心也其雨其雨豈無日出之時

日出則大明中天矣以喻天王之反正也樹諼
草于北堂之上以為忘憂之具忘憂則不至于
心痠矣以見夫婦之情輕也蓋思伯之憂尚可
以忘而邦國之難則不可以忘也婦人之知大
義如此故采風者及之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叶丁計反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叶蒲北反

似亦上章之意易曰小狐汔濟蓋象涉險而持

以慎心終于有濟者有狐綏ㄣ在彼淇梁是欲
濟而未濟之時也之子無裳以蔽其體可不憂
乎無裳無帶無服皆瑣尾流離之狀傳曰國亂
民貧君子傷之其說近是

有狐三章章四句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匪匪報也未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匪報也未以為好也

瓜叶攻呼反
玖叶舉里反

木瓜桃木李喻以雕刻之物雖有其名而不

可食者瓊美玉也。琚珮屬瑤白玉，玖黑玉與瓊赤色相間。甚言彼所投者虛名而我之所報者重寶。此豈往來報施之常理哉？不過藉以為好而未無侵虞而已。序云衛有狄人之敗，出居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以車馬器服。衛人欲厚報之，而作是詩。攷史記世家，衛之為患也，先適齊，不納而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子有七百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漕。故河廣之詩，正自其宵濟時作也。當衛為狄所滅，齊桓紉胸稱疾，漠然不救。

以至於敗及宋為立戴公戴公卒文公立徙居
楚丘布衣帛冠卜築農桑桓公始有車馬器服
之贈以示霸于諸侯其名雖美其實非也故有
木瓜木桃木李之喻焉春秋于城邢書齊師城
邢于城衛書春王正月城楚丘蓋亦不著齊績
矣或謂文公因齊五子之亂興師伐喪故衛人
賦此以諷其宜報德于齊左傳昭二年晉韓宣
子聘于衛衛侯享之北宮宣子賦木瓜思報德
也

木瓜三章章四句

詩經剖疑卷之七

閩中後學曹學佺謹撰

鄭風

鄭始封為周宣王母弟桓公友食采于鄭在今陝西華州故鄭縣界後為幽王司徒炮于犬戎之難其子掘突定平王于東都復為司徒而得虢檜之地乃徙其封于新邑是為新鄭詩凡二十一篇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言終身月 卷七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
子之粲兮

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
子之粲兮 蓆叶祥篇反釋文大也有安舒之義

孔叢子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序云緇衣美武
公也舊說以桓武相繼為司徒故有敝而又改
為之詠愚謂美武公者以武公之能好賢非即
以武公為賢也緇衣禮服說已見羔羊素絲下
館即聽政于公朝者粲米色非即指米也大都
新衣有一段光華如粉米之色此即三英粲兮

之粲以衣之敝者改造而為新衣之華美也賢者必清儉如羔裘之革敝而縫見故緇衣亦隨之而敝也然賢者雖安于儉朴而好賢之念則有大不安者故曰予改為之俟其治事既畢而還即以新者易之此亦恤其私而隆禮之意也按桓武雖繼為司徒而平王已貳于虢故左傳有周鄭交惡之事此詩似為鄭人述桓公初年見禮之隆而悼今日之不然也蓋以衣之敝者尚可改為而職之仍者豈宜恩禮之或替乎惟鄭人作故系之于鄭風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
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母叶滿彼反懷叶胡威反
畏叶於非反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
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兄叶虛陽反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
之多言仲可懷也入之多言亦可畏也

檀叶徒公反

序云刺鄭莊公也仲子指祭仲即諫封叔段于
京者異姓而干公族以謀兄弟譬如踰里而折

祀也然莊公不聽豈真內畏父母而外畏人言哉不過欲陷其弟于死地觀多行不義必自斃之言可見矣故風人刺之此詩若為莊公之戒祭仲乃所以戒公也 或有指仲子為叔段者然叔仲自不宜以混稱且莊姜正暱愛段又何父母之言為可畏哉 左傳襄二十六年子展相鄭伯如晉賦將仲子叔向稱其儉而一又不知何義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田叶地因反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行叶始九反
好叶許厚反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野叶上與反
馬叶滿補反

此言叔將往田獵國人從之之狀下篇則詳言其獵之事豈無居人豈無飲酒豈無服馬皆所以從叔也以叔為美且仁且好且武者一國之人皆若狂也然致之而不禁者為誰故序云刺莊公也 鄒間寬以為風人叙叔之多才多勇

且比暱群小傾心翼載之如此欲使莊公聞之
而早伐其狂謀于義亦當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
具舉禮褻暴虎馘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馬叶滿補反
狃叶女古反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
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御叶魚駕反

叔于田乘乘鵠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

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棚忌抑營弓忌

鵠音保叶州苟反棚音氷
弓叶姑似以

序云刺莊公也馬數用四故四曰乘乘黃者四
馬皆黃也君馬黃叔乘黃借矣鵠驪白雜色言
乘黃未已而又乘鵠也以見馬力之既竭而叔
之餘勇猶足賈也如組如舞譬其錯綜飛揚之
妙也將叔無狃戒其傷女若是必段之從公于
獵而禮褻暴虎獻之以示勇而公戒以無狃常
勝懼或傷害耳兩服即兩駮但駮向左而服向
右上章火烈具舉方舉火也此云俱揚則火也

炎上皆一層深一層之詞磬控縱送以形容駕
馬之良即上文服馬上襄而又善御也惟其騁
之而若磬故縱之而馳于前惟其止之而若控
故送之而馳于後二句亦相承也馬之馳驅不
見其首今獵將畢而馬行遲方見其兩服之齊
首而兩驂如左右手之相助也棚所以覆矢鬯
所以發弓也發矢希則將覆矢而發弓矣此獵
之終也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按大叔者宋註引左傳京城太叔是也愚

意當作又字以上篇叔于田此加一又字以別之耳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

彭叶音郎反
英叶於良反

清人在消駟介庶庶二矛重喬河上手逍遙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軸音胃抽叶
勅救反

序云刺文公也狄人入衛文公使高克將兵以禦狄于境克之為人好利而不顧其君公欲遠之乃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爲之賦是詩 清鄭邑彭鄭郊高克之師皆清人也駟介馬之被甲者旁二駟驅不息之貌亦以

明其久不召也矛前矛一車而二矛備毀折也
英矛飾也逍遙緩散自佚也消軸俱鄭郊地名
師久不召則遷移靡定矣夫駟介將以禦敵也
曰庶_匕曰陶_匕則無禦敵之實惟左旋而右抽
與為將者習為容好而已清人欲逐高克而故
作緩散之狀以左右周旋乘其無備而逐之也
然而文公實有以使之故春秋書曰鄭棄其師
左謂御在車左執轡而御馬者旋還車也右謂
勇士在車右執兵以擊刺者抽拔刃也中軍謂
將即高克也

清人三章章四句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濡叶而朱反
侯叶洪姑反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彥叶魚
打反

傳曰子皮為政忠直文武子產美之賦羔裘序

云刺朝也謂陳古義以刺今人愚謂彼其之子

與彼哉彼哉同鄙之之詞也舍命不渝者見危

授命而不變色也邦之司直者主持國是而無

回屈也彥者美稱即合衆賢而成其美也言服

是服者必其德之通以相稱而後可是故羔裘
之潤澤如濡而不變服之者必臨危而不易所
守始足以當之而彼其之子果能之歟下章亦
同此義侯者射中之正張布以為的也豹武而
有力者而司直則非強有執者不能英花中之
萼三英粲兮明非孤立無助也必若秦誓之一
介臣人之彥聖若已有之已不自聖而集衆美
以成之也而彼其之子亦果能之乎豹飾者君
用純臣下之然此重豹字不重飾字晏如日之
有曜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祛兮無我惡兮不寔故也

祛叶起據反
寔速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覩兮不寔好也

覩叶齒九反

序云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而與之別

者遵大路而執祛即古詩執手野踟躕也無我

惡不寔故棄舊憐新之謂言以我為惡為覩則

必與新者為故而相好矣傳謂鄙人夫婦相棄

賦大路故入鄙風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翔將
翔弋鳧與鴈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
御莫不靜好加叶居之居何二反宜老好叶俱見上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
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來叶六真反

羔鴈大夫相見以為贄者故將弋之宜之即下
文來之順之之人也加尚也言加禮于人必求
相稱故曰宜之似即以所弋鳧鴈而致之也宜

言飲酒即所加禮之人許我飲酒為樂且久要
終身如琴瑟之在御調和而靜好矣然子欲來
之而相親也欲順之而莫逆也欲好之而未締
也則予亦何惜乎雜佩而不以贈之問之報之
若哉雜佩玕璜瓊琚之屬婦人之所寶惜也宜
惜而不惜非悅德而何而柰今之不然也故序
謂陳古義以刺之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翔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

姜洵美且都

華叶芳無反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翔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
姜德音不忘

英叶於良反

連下數篇序皆以爲刺忽也然詩之刺詞亦無
累篇皆然且將翔將翔與前篇語意相應似亦
夫倡婦隨之義故此篇孟姜即女曰雞鳴之人
也始猶但悅其美久則聆其德音之不忘矣同
車同行但如倡隨之義夫之翔翔以弋鴈也婦
之翔翔以佩玉也夫子以鳧鴈而贊賢者婦體
其夫之所好而不難瓊琚之佩以相問遺非倡
隨而何故曰雞鳴示警乃德音也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藎，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扶藎，小木也。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克，乃見狡童。

橋，即喬。游龍，澤中紅草，一名馬蓼，葉大而色白。孟子曰：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也。然子都以色事人，不知禮義，即為狂且矣。又如子克之為狡童矣，是故欲求扶藎喬松者，于山而觀之；欲求荷華游龍者，于隰而觀之。欲知狂童狡童者，非他，即子都子克其人矣。此比體也。傳謂靈公棄

其世臣而任狂狡鄭人刺之狂姓狡名侯攷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蓍兮蓍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蓍兮蓍兮風其飄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首二句危詞也木槁則其蓍思風風至而隕矣
譬如人君不能自立於國其附之者亦不可以
久也故懼而相告曰叔兮伯兮子苟倡也予將
和女盖有異志矣傳謂公子互爭齊楚交伐鄭
國大亂其臣謀欲諫之賦蓍兮

蓍兮二章章四句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餐叶七
宣反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序云刺忽也愚謂狡童未必指忽但言昭公所
用非其人卒至于被逐而國亂故詩人歸咎于
狡童以為惟子之故使我不能食息云爾國中
之實興我役似亦類此

狡童二章章四句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
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
狂也且

洧叶于已反

此即籀兮之意言雖子偁子和而子終不能去
也子誠惠而思我則褰裳而涉乎溱洧與我相
就倘不我思而我豈無他人而惟此狂童之狂
也予不屑就之矣是留于鄭者而思去者之之
詞傳謂子良去國不忘諫君賦褰裳

褰裳二章章五句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丰叶芳用反
巷叶胡貢反

丰豐通用與昌俱訓威貌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子不將兮

衣錦褰衣裳錦褰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音

裳錦褰裳衣錦褰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序云刺亂也昏姻之道失陽倡而陰不和註謂此淫奔之詩愚謂似譏男子之不親迎者言子之盛兮六禮亦既備矣何不行親迎而但俟我于門之外及堂之中耶夫有迎則必有將而送之者子未來迎祇使子悔其未及以將送也親迎既廢然而我之服飾已備惟叔與伯駕而同行而已婦人謂嫁曰歸故又曰與歸也傳謂公

子小白適莒齊人慕之賦丰故入齊風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茹慮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墠音善阪叶
字衛反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除地曰墠茹慮茅蒐也除地以為墠則茹慮在
阪不在墠矣女子潔己以居於室其室雖近而
其人不可犯以非義如墠之遠茹慮也榛栗女
之贄也言見其栗亦可為室家之踐矣東門即
出其東門之地言女子之知自守如此猶夫漢

廣之不可泳也序云刺亂蓋亦陳古以誠今爾

東門之墀二章章四句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喈叶居
奚反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膠叶
音驕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序云思君子也雖居亂世而不失其常度猶風
雨之淒_匕如晦雞鳴之喈_匕膠_匕者不失其常
也雞鳴以三度為常故喻君子之有常度者如
之傳謂齊桓公相管仲以匡天下齊人美之賦
風雨故入齊風

風雨三章章四句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叶見上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青衿學士之所服也學政不脩則有去而莫之禁者故留者念其去者而貞之曰我雖不能往而子曷靳其嗣音乎此即子不我思豈無他人之意挑達輕跳放恣之貌在城闕言雖甚邇而不欲見之即狂童狡童之人也惟我與爾則一日不見如三月之久而思之之深也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
言人實廷女

廷音誑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
言人實不信

叶斯反

此似譏兄弟之信讒者揚之水人力所為非自然之
水也雖束楚束薪而不能流矣兄弟天親不假于人力
惟吾與女二人而已幸毋信人之言而人實誑女也
序云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傳謂
卽人兄弟相棄賦揚之

水故入鄘風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
雖則如雲匪我思存
縞衣綦屨
中聊樂我負

負音云

出其閨都有女如荼
雖則如荼匪我思且
縞衣綦屨
慮聊可與娛

序云閔亂也出其東門則在漆洧之上矣有女如雲即鄭國之游女也游女雖盛而非我之所思縞衣綦屨以樂我負而已縞白色綦蒼艾色如慮可以染絳者衣服之色如之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今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

遇適我願兮

漙叶上亮反
願叶五遠反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

遇與子偕臧

序云思遇時也清揚眉目之美好即男子亦得

稱之與子偕臧則適所願矣此亦相念之久而

卒然相遇者故以待時為言傳謂白季遇卻缺

于冀薦于文公晉人美之賦蔓草故入晉風

左傳襄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大叔

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簡兮女曰觀乎士
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
其將譖贈之以芍藥

渙叶于元反
簡叶古賢反

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
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
其將譖贈之以芍藥

鄭俗上巳男女游于溱洧采蘭水上以祓除不
祥且相與戲譖以芍藥相贈此亦江漢游女之

言
身
居
卷
七
意傳謂鄭靈公好倡國人化之賦漆洧

漆洧二章章十二句

詩經剖疑卷之

齊風

齊本少昊時爽鳩氏所居之地周以封太公望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是也太公都營丘在今山東青州府昌樂縣界後因啓霸徒居臨淄漸近于魯故春秋之事多載齊桓而魯風之宜諱者亦往往于齊見之詩凡十
一篇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明謨
即反

蟲飛薨薨其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夢叶莫滕反

序傳皆以賢妃而傲其君蓋謂雞若鳴而實未
嘗鳴也聲之似也而蟲飛薨也則形聲俱真非
似之矣夫見聞其所似者而一告再告况見聞
其所真者而尚其與子同寢而夢哉此其字即
食旨不甘之其猶俗語云睡得甜也計此時會
朝恐畢將無因失朝之罰而憎及子乎愚意謂
為大夫之婦而以雞鳴傲其君子畧較后妃之

傲其君為長且朝臣未有不俟其君之出而歸者臣子呼君上為子必於上帝祖宗之前予辯之詳矣或疑蠅聲在雞鳴後而月光有晦朔弦望之不同安能遽與長庚星相值耶曰此亦風人偶有所見聞而叙述其一時景象如此正不必拘也

雞鳴三章章四句

子之還兮遭我乎徂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儂兮

徂音銃 儂許全反
還音旋

子之茂兮遭我乎徂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

謂我好兮

茂叶謨口反道叶徒厚反
好叶許厚反

子之昌兮遭我乎徂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
謂我臧兮

序云齊哀公好田獵國人化之遂成風俗因賢
其所賢而好其所好也還與旋皆便利義茂好
昌臧皆美暢義謂我儂謂我好我臧其所以譽
人者乃所以自譽也徂兩山之間也獸三歲曰
有爾雅云鳥之類雄擊于雌獸之類雌猛于雄
故次章曰牡猶夫首章之肩也狼為羴之牝而
猛于羴故末以狼言謂獲其猛而善顧者則其

餘可知矣

還三章章四句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華叶芳無反充耳耳之飾所謂瑱者是也以
纁纁之其色各異如素青黃者然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

瑩音榮其色又深于華
故以配青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英叶於良反卽
三英榮今之謂

傳云齊俗昏禮不親迎君子譏之著門屏之間
也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又自升階而後至

言如三月 未
堂昏禮婿性婦家親迎既奠鴈御輪而先歸俟
于門外婦至則揖以入又導婦及寢門揖而入
又導而升之西階以至於堂上也充耳以纒懸
瑱所謂紘也尚加也瓊華美石似王者即所以
為瑱也瓊瑩瓊英皆與青黃色相配且韻亦叶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
即兮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
發兮

此似譏文姜者言其晝夜在襄公之側而不相離也履我即步亦步也發趨亦趨也所以賤而惡之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明叶謨反
顛叶典因反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

今叶力
呈反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晨夜不夙則莫

此詩序傳說各不同愚意以上篇文姜朝夕公所詩人有厭惡之之意至今而將行矣將行而

恐人見之故于東方未明之時而顛倒其衣裳也然此顛倒非為他故乃自公召之及行之後公猶不勝其思戀觀折柳者而瞿也何哉既不能舍仍與之合不能晨夜不夙則暮猶夫日月出諸東方之在我室也晨夜者雞司晨犬守夜猶有時向之可言也襄公之思文姜無定時無定向此所以為狂也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按此二篇似文姜之在室時而與襄公通

者及下文則為嫁魯以後事矣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

止曷又懷止

懷叶胡威反

葛屨五兩冠綏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
止曷又從止

雙叶所終反

藝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
曰告止曷又鞠止

告音谷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
曰得止曷又極止

南山齊南之山即魯境矣故曰魯道有蕩雄狐
綏匕以求其配指魯公也魯君來迎必繇父母
之命媒妁之言而齊子用以于歸矣曷又懷從

其故土而至于窮極哉屨必兩綏必雙物各有
偶不可亂也樹麻治畝析薪用斧功必有自不
可越也而茲不然故以諷之

南山四章章六句

無田甫田維莠驕々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維莠桀々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音闕

婉兮孌兮總角卅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卅音貫

甫田大田也莠草之似苗而長于苗者驕と大
貌此指襄公序云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
而求大功不脩禮而求諸侯志大心勞以所求

者非其道也然諸侯不可得所得狎而見者惟魯君耳故曰總角牝兮突而弁兮指莊公也莊公待年以娶齊姜見左傳愚意即魯人之諷莊公不宜待昏于齊耳思與勞皆待之之義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令

音零平聲

其人美且仁

盧犬黑色

盧重環其人美且鬢

重平聲鬢音權

盧重鋠其人美且偲

鋠音梅偲音腮

齊人以田獵相尚故聞其纓環之聲而告之曰此仁人也曰鬢曰偲又指其言貌耳愚意亦似

刺襄公者既有正配復淫文姜故若犬之纓環
每重繫之也埤雅鈴以令之環以制之與此義

通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在梁其魚魴鰈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鰈叶古倫反

敝笱在梁其魚魴鯉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鯉音序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唯上聲

笱所以防魚者笱之敝矣所以魚之出而不能

制也此齊子之歸其從之如雲如雨如水若魴

鯉之唯也然而莫能制所以刺魯君之防疎也

敝筍三章章四句

載驅薄薄簟第朱韉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叶祥篇反

四驪濟濟垂轡灑灑魯道有蕩齊子豈第

豈音愷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湯音傷

汶水滔滔行人儻儻魯道有蕩齊子遊遨

儻音標叶音褒

薄上疾驅聲簟方文蓆也第車蔽也諸侯之路

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言襄公疾驅其車以會

文姜文姜夕發于魯而往會之何其樂易遊遨

而不知媿也按詩再言魯道有蕩蕩雖訓平亦

取淫蕩之義玩有字自見

言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踰兮射則臧兮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

兮展我錫兮

錫叶柔經反

猗嗟變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

兮以禦亂兮

清目之美揚眉之美也

刺魯莊也昌即子之昌兮變即婉兮變兮名言

其有聲稱也齊人傷魯莊公徒有威儀技藝之好而不能止其母雖其善射之若足以禦亂而

不能禦內亂云爾

猗嗟三章章六句

按齊風十一篇自雞鳴還著三篇而外餘者非刺齊襄則刺文姜非刺文姜則刺魯莊不然則合襄公文姜而並刺之此外無詩焉抑何寥也詩傳以丰及風雨俱齊桓公事而入齊風殊

覺生色

愚意刺襄公者卽入齊風刺文姜者似魯風之寄于齊也故春秋胡傳曰

姦發襄公則云齊侯會夫人姜氏于某姦發文姜則曰夫人會齊侯于某

魏風

魏本姬姓之國晉獻公滅之以封大夫畢萬其

地南枕河曲北枕汾水舜禹之都在焉故其民
猶有虞夏之遺風習於儉約而土地褊淺民俗
因之其實皆晉獻公以後詩也紀晉而曰魏者
猶夫衛之於邶鄘也以得諸魏地故名為魏風
耳詩凡七篇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襪
之好人服之

摻音織服叶
見上襪音棘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揅繼是褊心是以為

刺

辟音避

象揅解見鄘風左辟指其儀度婦行不敢當左

也提上安舒貌好人提上即碩入碩上之謂序
云譏內子也詩傳闡以為媵妾之譏其夫人蓋
謂舉止非不安詳遜讓非不有度佩飾非不貴
盛顧無如褊心何耳履霜縫裳皆賤役也媵妾
之所不得而辭而內子已享其貴盛安逸矣顧
猶持心褊小而逮下之惠鮮焉此其所以見譏
也或以為比體則謂下士之諷其大夫亦可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

異手公路

莫音慕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
異乎公行 英叶於良反

彼汾一曲言采其蕒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
異乎公族 蕒音績

葛屨履霜猶云賤者之事矧若公路公行公族
美且無度矣尚可以采莫采桑如葛屨履霜者
之所為乎亦大不倫矣沮洳汾水濕處莫菜之
似柳葉而可為羹者蕒水鳥也公踞公行公族
皆晉官名春秋傳云晉成公立始宦卿之適以
為公族其庶子為公行公踞公路者以其主君

之路車也公行者以其主兵車之行列也公族
即宗正副之類美無度者言其為美之至而不
可以限量也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
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
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哉叶將黎反
何其音基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
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
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叶于逼反

序云刺時也園之所樹有桃有棘桃心雖苦棘
心雖赤其實尚可殺之而食士君子之不見用
于時而中心懷憂且歌且謠以去其國比之桃
與棘有甚焉者矣不知者謂士之驕至此而無
底極哉重言我心之憂其誰知之盍為一思維
焉則其憂自有所不能已也已士三月無君則
弔皇_上如也即此意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
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首末二章上二句一韻

陟彼岵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
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此音起母叶滿彼反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
上慎旃哉猶來無苑

兄叶盧王反偕叶舉里反

序云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爾雅山多草木曰
岵少草木曰岵岡山之脊危處也為人子者登
高以望其父母兄弟而不可見則思其將行之
戒以自勉無已無寐皆勉之也必偕者必與衆
偕行也猶尚也無止無棄言勿輕棄于他邦而
不歸也按註以山無草木曰岵有草木曰岵然

此不重惟以岵岵岡與父母兄韻叶耳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間兮桑者閒閒兮行與子還兮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外叶五墜反逝音異

此賢者不樂仕于其朝之詩也曰雖有十畝之

田桑者閒兮其可樂也行與子往而歸之夫

十畝之田其所以為樂者亦鮮矣而可以易仕

樂則仕之不可樂也又當何如此似招人以

借隱者周制一夫受田五畝合二人而言之為

十畝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故以桑者而言

十畝二章章三句

坎坎伐檀兮真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
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
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貆音暄

檀木堅韌宜為車故首云伐檀而下文徑言伐
輪伐輻

坎坎伐輻兮真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漪不稼
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
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輻叶筆力反
側叶莊力反

坎坎伐輪兮真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漪不稼

不穡胡取禾三百困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

鷄兮彼君子兮不素飭兮

滄鷄俱音唇飭音孫叶素論反

每章作二段者坎坎至淪猗為上段言君子寧
閒任重之具于不試下段言決不受無勞之奉
於非望序云刺貪也與此指合蓋檀喻君子伐
檀而寘之河干非用車之處而河水清且漣猗
賢者但知其為水清之可悅而不怨其車之不
行用也泌之洋洋可以樂饑即此意君子不預
其事即不食其祿猶夫不耕者之無以得禾不
獵者之無以得獸也夫不稼不穡而尚欲取禾

之廣不待不獵而尚欲取獸之多是不預其事者之食其祿為素粢矣而君子之不若是矣詩刺貪者以見素餐者之比也愚按不稼四句正喻貪夫不事而食君祿之狀末言君子不素餐以救正之非以不稼穡喻君子也孔叢子載夫子曰于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焉指此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貫事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

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國叶于
逼反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遊將去

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苗叶音毛直宜
也號召之也

序云刺重飲也愚按易晉之九四碩鼠貞厲譏

其妨賢而病國也妨賢必病國病國必病民此

相因之理似其國賢者為大臣所抑而惠不得

下施故欲去之他國末復悲其永不見召耳三

歲需之久適彼肆之決也呂氏春秋審威飯牛

扣角而歌三章高誘注以為歌碩鼠

碩鼠三章章八句